

“姻合”的心中，盘踞着一个巨大的迷宫，让人们迷失其中。
他站在高处，默默注视着惊慌寻路的人群，享受着控制的快感。



恐怖无距离

R O N G H U M U J I J I

传达室的保安

姻合◎著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
——《新约·约翰福音·第一章》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恐怖无距离：传达室的保安

KONG BU WU JU LI: CHUAN DA SHI DE BAO AN

姻合 著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恐怖无距离:传达室的保安 / 姻合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7-222-06337-2

I. ①恐… II. ①姻… III. ①恐怖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03711 号

特约监制 李耀辉 策 划 吴志硕
责任编辑 朱海涛 品牌策划 李耀辉 吴志硕
校 对 李 霞 特别鸣谢 刘 宁
插 画 杜 凡 版式设计 王 叶
装帧设计 天行云翼·宋晓亮



恐怖无距离

姻合

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市环城西路 609 号 650034
发 行 云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
网 址 <http://www.ynpph.com.cn>
E-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60
书 号 ISBN 978-7-222-06337-2
定 价 28.80 元

目 录

1	第一部 传达室的保安
2	剧 透
4	第一章 C 楼 406 的童童
22	第二章 C 楼 306 的林小雨
39	第三章 A 楼 908 的佘花花
54	第四章 C 楼 806 的王经理
76	第五章 B 楼 202 的小张
103	第六章 归来的老蒙
114	尾 声
115	注 1 外一篇:姻语解惑之谈蛊色变
117	第二部 我叫张洪山
118	剧 透
119	第一章 人来鬼往
126	第二章 夜半鼠影
133	第三章 紫墙魔影
143	第四章 别墅噩夜
160	第五章 老鼠娶亲
172	外一篇关于厌胜
176	第六章 火车异客
195	篇外之谈蛊色变
197	第七章 老屋闪灵
210	第八章 路标与镜子
217	谈谈鲁班书

221 **恐怖无距离外传之一猫妻**

249 后 记

250 篇外姻语解惑之我眼中的降头

255 **恐怖无距离外传之二犬子**

292 后 记

293 篇外：犬子的真伪

296 写在故事后的三段话

第一部

传达室的保安

剧透

北京市的偏远小区里,六岁女孩林小雨下楼倒垃圾的时候,凭空消失在楼道。

在那天以后,夜里小区的住户不约而同地听到了小雨的哭声,她苍白的脸不断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却无法触摸。

在人们纷纷逃离小区后,小区最终留下了五家住户,五个人:

A楼908的余花花:貌美如花,夜夜都在天使和魔鬼间徘徊的女人,在她紧闭的卧室里,竖立着无数阴森的蜡像。

B楼202的小张:迷茫于网络间的灵魂,斯文无辜的背后永远让人看不透真正的面目。

C楼306的林小雨:游荡在院子里的幽灵,人人都知道她的存在而没亲眼见过的六岁女孩。

C楼406的童童:永远带着一根随时扎人的尖针的初一女生,曾经亲手葬送了母亲的性命。

C楼806的王经理:神通广大,蛊惑人心,如恶魔一般的男人。

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最后五户人家之间展开,交织出你永远猜不透的真相,作为传达室保安的我,就像守卫着通向地狱的通道,带你展开步步惊魂之旅,直到遇上如同影子一般的清洁工老蒙,进入与恐怖无距离的噩梦。

人物位置示意图:(从高到低)

A楼908的余花花家

C楼806王经理家

C楼406童童家

C 楼 306 林小雨家

B 楼 202 的小张家

门口传达室的保安老陈(我)

第一章

C楼406的童童

(一)

人活着有好有坏，有富有穷，但死了都一样。

我们都躺在一个小盒子里。

所以说如果真的要选出一个大公无私的人物——我推举死神。

我和死神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我十二岁的时候。那是春节前的一个晚上，我在乡下边剥鸡蛋边和爷爷一起烤火，爷爷就在我旁边坐着，头一点一点地昏昏欲睡。

突然我感觉到一种说不明白道不清楚的情感，或者磁场，或者电流，反正不知道是什么，但很黑暗，很绝望，瞬间穿越了我的身体。

片刻后我感觉到房间里只剩下了我一个人的呼吸。

我试图把爷爷闭上的眼睛睁开，我去摸他的脸，用手帮他暖和，但他的身体就像要熄灭的火堆一样渐渐变冷。

他死了。

多年以后我知道是死神从我身边带走了他，就像它迟早要带走我一样。

(二)

那一年，我在北京泉龙小区做小区里唯一的保安，这可能是整个北京最破的小区，也可能是最小最偏的小区了。

里面一共只有三座楼，每座楼 12 层，楼楼住的人都不满，每天夜里每座楼里有一台老掉牙的电梯吱呀上下。

说是保安，其实我也只是一个看传达室的而已。

对于一个五十好几的瘸腿老男人除了做这个还能做什么？

经常来我这传达室串门的是租 B 楼 202 室的小张，长得整个一个山寨版周杰伦，三流建筑学校毕业，学得装潢专业，油嘴滑舌，毕业后又不肯吃苦去单位工地基层，天天猫在屋里玩电脑，一混无业好几年。

据他自己说他电脑水平很好，好得总是在我这个老头子面前吹嘘什么游戏，什么软件，像只忘记时辰不断打鸣的小公鸡。

但我还是很欢迎他来说话的，否则我只能坐在传达室里观察出入的居民解闷。

他有时候会热心地推荐我使用他朋友代理的摄像监控系统来监视小区，我摇头说这个你得找上面的人谈。

他总是诡秘地一笑：“陈老爹，用过你就知道这种乐趣了。”我说：“好吧，那你先装一个给我试试。”

他就不再提了。

其实我真的应该让他在楼道里装上这玩意儿，那样我就能知道 C 楼 306 室林家失踪的女孩哪里去了。

还是 2000 年，4 月 3 日的一个傍晚，林家六岁的林小雨提着一个垃圾袋下楼去丢垃圾，从此就没有回家。

林的父母哭得死去活来，在警方介入的一个月后，这件案子最终宣布为悬案。

悬案的意思，就是说从此林小雨这个名字，将不再代表一个 6 岁的可爱女孩，而是成为警察局里一堆厚厚的档案里的一个符号。

但在父母的心中，林小雨永远是曾经带给他们快乐的心肝宝贝，只是现在成为他们心中不可触摸的伤痛。

并不是警察不卖力，确实是这个女孩消失得太离奇了。

首先我在门口绝对没见她出去。

当时在院子里的人也异口同声地证明绝对没有看到小雨走出楼道。

警察发现的证据也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翻遍了小区的垃圾箱，也没有找到小雨当时带下楼的那包垃圾。

就是说：在4月3日18:00林小雨出门到18:10她父母开始寻找的这段时间里，一个六岁的女孩居然就这样在楼道里失踪了。

在轰轰烈烈的搜索活动结束后，父母选择了放弃，他们不得不离开这座让他们不停回忆起女儿的房子，在搬家公司收拾好一切东西，所有的人都下楼以后，林母恋恋不舍地回头看了自己曾经居住过的房子最后一眼。

最诡异的事情就在这一瞬间发生：林母尖叫一声，指着窗台说不出话来，头一歪，晕了过去。

当她醒来后，不顾一切地要冲回房子里去，谁也拉不住，她声称刚才很清楚地看到林小雨的脸贴在窗户上悲哀地注视着她，嘴唇蠕动着像急切地要和她说些什么。

大家又跟她冲了回去，但室内空空的哪有什么女孩子的存在。只看到林母喃喃地到处摸着，看着，嘴里喊着：“女儿，女儿，我知道你在的，你出来啊……”

原来，她疯了。

当林家一家搬走以后，晚上，对门的王家妻子夜里哭了起来，丈夫问她为什么哭，她含泪说：“多好的一个孩子，说没就没了，我想起林嫂那样我就难过得不行。”

丈夫愣愣的没有说话。

不久，丈夫突然问妻子：“下午林嫂叫的时候，你看见了什么没有？”

妻子摇了摇头。

丈夫打了个寒噤：“我看到了，小雨真的就趴在窗台上，脸色白得根本不像个活人，像，像个幽灵！”

突然门外传来了小孩子似有似无的哭声。

妻子尖叫一声！丈夫脸色更加苍白。

夫妻俩一夜就在这样的惊恐中度过。

次日王家也搬走了，然后陆续有人搬出小区。

恐慌继续在传播，再然后附近两座楼房的住户也逃离了。

他们走的时候都悄悄告诉了我他们搬走的原因，每一座楼里，大家都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往日里就冷清的小区越发凄冷，渐渐院子里的花圃开始长起草来。

草长高了躲在草里的流浪动物也多了起来。夜里总有黑影在小区里拱来拱去。

剩下的居民们数量已经接近个位数了，他们和我一样，不是不想走，而是没有地

方可去。

北京是个大城市，但能让我们立足的，只有身下这几十个平方。

(三)

林小雨的失踪，使我特别注意小区院子里剩下的孩子的行踪。

其中一个是13岁上初一的童童，她和林小雨是一座楼上的。

女孩很懂事，很讲礼貌，和她那个离异寡居的妈妈截然不同。

那个女人，是个小医院的护士，身材矮胖，脾气暴躁，天天拉了一张苦瓜脸，丑得就是上帝看见她也要哭泣。

我常常听见夜深的时候她开始打孩子，边打边骂，大意是孩子怎么不听话，怎么和抛弃她的丈夫是一个德行，然后孩子哭她也哭，搅得楼上楼下都睡不好。

我那时候站在她家门外，几次想推门进去劝劝都忍住了——人家一座楼里的不劝，我说了干什么？

对吧？

我能做的就是每次童童放学的时候都喊她进来给她几块糖，她会很礼貌地说：“谢谢爷爷。”

就高兴地拿着糖走了。

很久以后我在一次清洁中发现了那天她扔在花圃泥地里的糖果。

都是我送的，一块也没吃。

孩子并不总是像我们想的那么单纯，尤其是单亲家庭的孩子。

我那时候才知道这个孩子不简单，但那已经是在事情发生很久以后了。

这天下午我又拿了几颗糖给童童，然后想用针缝不小心撕裂的袖子。五十几岁了眼睛毕竟有点老花，就想让童童帮我穿下线。

我没想到的是，当我弯腰拿针走向童童的时候，她的脸忽然变得发青，睁圆了眼睛看我一步步地走近，猛然怪叫起来。

我没缓过神来，把手里的针又递上前一点，不想她一把抢过针，死死地朝我眼睛扎来。

我连忙直身闪开，险险没扎到眼睛，扎在了右脸颊上，痛得我只叫唤，连忙后退几步，童童尖叫着追了过来，拿针没头没脑地在我腿上狠扎。

我立刻把她推倒在地，但她飞快爬起来拿针又对我扎来，我抱起传达室床上的被子才把她和我隔离开来。

一切发生的太快了，我目瞪口呆地看着童童咬牙切齿地瞪着我，还拿着针在拼命地望前冲，一抬头正好看到童童妈妈鼓着一双金鱼般的眼睛站在门口，盯着传达室发生的事情。

我连忙大喊：“童嫂，童嫂，快看看你家童童怎么了？快快，拉住她，拉住她啊。”

童嫂又深深地看了我一眼，抢过来就扇了童童几个耳光。

童童被打后忽然停止了举动，茫然地抬头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她妈妈，垂首低头走出了传达室。

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突然觉得两条腿痛痒得不行，一下子坐在了床上，低头一看裤管上都渗出血斑来。

我苦笑着对童嫂说：“这算什么事啊？”

我以为她要向我道歉，没想到这个女人压低了嗓门，很快地对我说：“别惹她，她是个小妖怪。”

然后她就走了。

我在窗户上看着母女俩隔着一前一后很大的距离往家走去，半天没有说话。

从那以后我远远地见童童放学就赶紧把传达室的门关上。

（四）

时间一长我的警戒心也就放松了。一个周末的下午我看见童童拿着一个脑袋被扯开的布熊宝宝在传达室门口哭泣。

我想了想，还是打开了门。问她怎么回事。

她进来后含泪说：“宝宝坏了，妈妈不给我缝。”

我说：“那你自己可以缝啊。”

童童说：“妈妈不让我拿针。”

想想也是，我也不敢让她拿针。

我把小熊拿了过来，离她远远地掏出针线，帮她缝小熊。

童童欢喜地看着我手指缝线的动作，高兴得要笑起来。

到底孩子就是孩子。

我缝好小熊，递给童童。童童接过后说：“陈爷爷你真好，不像我妈妈拿针只会扎我。”

我听了心立刻抽紧了，一把抓住童童的手：“她扎你哪儿了？”

童童指着左手臂对我说：“这里。”然后又指指右手臂，“还有这里。”然后指的是双腿。

我飞快地撸起她的袖子，上面密密麻麻的是结疤后的针眼。

双腿也是这样。我的心愤怒起来。

童童哭着说：“每天晚上妈妈都要拿针，扎我，我痛，她就捂住我嘴，不让我哭。”

我感觉自己的眼睛也酸酸的。

我帮童童整理好衣服，决定趁她上学的时候去和她母亲谈谈。

当我敲响门铃，童童母亲开门后，我刚坐好，这个女人就冷冷地说：童童和你说了什么？

一听就知道她心里有鬼！

我很严肃地告诉她：“童嫂，我不管你对童童爸爸有多大恨，你也不能拿孩子出气。”

我顿了一下：“尤其不能拿针扎孩子，否则，我再知道一次准报警。”

我说话的时候，童童妈妈一直在摇头，一等我停住话，她就插话道：“那个鬼孩子的话，你一句也不要相信。”

我很生气，站起来义正言辞地告诉她：“你不要再抵赖了，我看得很清楚。你是不是希望我把童童身上的针孔给警察看？”

那个女人一把撸起袖子：“我身上也有针孔，我现在告诉你这都是那鬼孩子扎的，你信不信？”

她的膀子上确实密布着针孔，我一下愣住了。

童童妈将嘴套在我耳边，声音尖细而诡异，刺进我耳朵，寒在我心里：“从楼底下那个林小雨没了以后，我怀疑童童就不是原来的童童了。

我家的童童，绝对不会乱拿针扎自己，更不会乱扎人的。”

我坐了下来，继续听童童妈越说声音越冷：

“你们不要老看着我打骂孩子，谁家女儿不是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疼孩子，不疼在明里。你们有哪天看见我家童童穿过一天脏衣服吃过一顿冷饭？那个林家的孩子没了以后，我连下楼都不敢让童童一个人下，哪天不是前前后后地跟着？”

就是睡觉，我也没让她一个人睡过，晚上都跟着我睡。直到一天夜里，我一觉醒来。发现童童不在我身边。

开始我还以为是做梦，一激灵，才知道童童真的没了，那个急啊，披了衣服就跑出房间找。出卧室一看，童童就在沙发上，那儿，就是你坐的旁边，还是睡觉时穿的衣服，披着头发，拿个针，在那儿缝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布熊娃娃。

你说早春的天这么冷，穿这么点衣服我看了能不急吗？我上去就给她一巴掌：‘还不滚回被窝睡觉，哪来的破娃娃’。”

她抬头看了看我，我从来没看过她眼珠有那么黑，没说话，又低头缝那破娃娃。

我那个气啊，伸手拎住她耳朵就想往床上拖，谁知道，她一下把针深深地扎在了我的手上。

我愣住了，一时都没感觉到疼痛，看着她，她手捏着针，就这么看着我，眼睛冷得能冻死人。我这下才疼得叫出声来，捂着手跳了好几下，她又低下头去，缝那破娃娃。

边缝边柔声说：‘宝宝乖啊，不哭不哭，姐姐把你缝好了等小雨来玩啊。’那声音一点不像童童的声音，像，像个五六岁的孩子。”

我打了个寒噤，突然想起来下午童童手上拿的破娃娃，继续听童童妈说：

“我抱着手，不敢再说话，倚在门边看她一针一针地扎在那个娃娃身上，缝了一针，又缝了一针，缝过来，缝过去，好容易看她咬断了针线，站了起来，以为她就要去睡觉了。

谁知道她往我身后一招手：‘小雨，来玩啊，姐给你缝好了。你来啊，来啊。’

我身后就是防盗门，她在对门外什么东西招手。我忍不住对身后看了看，什么也没看到。

我那时候一直以为她是在梦游，不敢再说话，好容易看她站了起来，看她收针时跟插线圈一样，一下子把手里的针扎在自己左腕上，然后就爬上床，睡着了。

把针扎在手腕上啊，陈老爹，你说那种痛什么梦痛不醒啊？她却一点感觉也没有，就这么去睡觉了。

我愁得一夜没睡着，轻轻把她手上的针拔下来，陪在她旁边看她掉了一夜的眼泪。一夜没合眼啊！第二天天一亮就出房间给她做早饭，想打两个鸡蛋给她补补。”童童妈诡异地看着我，声音压得更低：你知道我看到什么了？

我摇摇头，听她声音压得更低：“那个缝好的熊娃娃的脑袋又给拽断了。但我一夜都看着童童，她绝对没走出房间。”

（五）

我开始怀疑这个女人说话的真实性了，但她那种急切而紧张的表情真的不是很容易装出来的，于是我决定继续听下去。

童童妈继续说道：“但第二天白天她也挺好的，好像一点也记不得晚上发生的事情，我等她上学后一把抓起那破脑袋的小熊，走到楼下就扔进了垃圾箱。

晚上我接她放学回来，先看了看房间里面，确定没有那娃娃熊，就先监督她做作业。做完了作业已经快到上床的时候，我一掀被子，那只小熊就躺在那里。

童童抱起了小熊，静静地对我说：‘妈妈，你不要再动我的小熊。不然，我会把你的手缝上。’

我当时全身都发抖起来，一半是生气，一半是害怕，真的，我当时真的害怕面前这个孩子，她一点不像我的女儿，她根本就是一个妖怪。”

突然门外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童童妈立刻停住了说话，侧耳听门外的动静。

脚本声上楼去了，童童妈没有再说话，沉默地看着我，我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最后决定起身先告辞。

童童妈把我送出门外的瞬间，轻声说：“我知道你不相信我的话，但我迟早会证明给你看的。”

我没说话。

回到传递室后不久，童童就放学了。我注意到她拎在手上的小布熊脑袋又被扯了下来，斜斜地耷拉着，两个布片贴成的黑眼睛冷冷地看向我的方向。

我关上了门，童童就这么走了过去，没有停留。

我说过自从小区的人搬走多数以后，小区的草就开始疯长，隐在草里的野生动物

越来越多。

我有次白天看到一只黄鼠狼窜了过去，跟在后面追了一段，没追上。

但那是白天，晚上我就不敢追了。

白天是黄鼠狼，晚上它可能就是黄大仙。

但我还是要巡夜，巡夜是工作，不工作就没工资。

没工资，我的人生就到尽头了。

春天的草白天绿油油的，晚上就是黑乎乎的，比那更黑的是高点的灌木丛，猫儿就在里面叫春，交合，滚来滚去。

猫的寻欢声有种特殊的凄惨味道，我巡夜要做的就是拿电筒朝猫叫的最凄惨的地方晃晃，然后扔块砖头进去。

这样第二天小区里的人就不会因为睡眠不足红肿着眼睛去上班。

但这次草丛里的猫叫的声音怎么听也不是味，我扔了两块砖头进去了，它还是叫，越叫越大声。

我终于听出来了，这次的猫叫是真正的凄惨，而且草丛里的动作越来越大了，一浪接着一浪，我用警棍分开外围的灌木想看个究竟。

一分开灌木我就发现草丛里有双黑黑的眼珠在月光下反着光，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不是猫儿的眼睛，猫的眼睛是绿的。

我还没来得及把电筒调准，一条黑线沿着草皮哧的游了出去，似乎有条巨大蜥蜴一样的东西贴地飞奔着进了童童家那座楼。

眼珠消失了。

我揉了揉自己的眼睛，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没时间顾上那个，眼前几只猫疯了一样转着圈子，脸半仰着对着月亮鬼叫，脸上的表情跟人笑似的。

听老人说：猫哭起来就跟人笑一样，但奇怪的是我没有看到绿油油的猫眼。

我小心地提起一只猫，用电筒照了一下它的眼睛。

猫的左眼皮有个小小血疤，右边也有一个。

它们的眼睛都被尖针刺瞎了。

身前两棵高大的雪松像两个黑色的巨人在冷冷地俯视着眼前的一切，不知道我